

盤古傳說試釋

王仲孚

兼論我國古史系統的開端

一、前言

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人，沒有誰再會相信盤古開天闢地的說法了。但是，回顧過去歷史，自漢末三國以來，有關盤古的傳說出現後，將近兩千年之久，却一直成爲國人信仰的一部分，並記載在許多著作之中。例如自魏晉以後，各地出現的盤古廟、盤古祠或盤古墓等，就是對盤古信仰的反映。據文天祥文文山集載：文山被執，對元丞相博羅曰：「自古有興有廢，天祥今日忠於宋以至此，幸早施行」，博羅曰：「你道有興有廢，且道盤古到今幾帝幾王？」（註一）。可見元初蒙古人亦已相信了盤古爲歷史的開端。民國四年，丁謙氏作「中國人種從來考」，認爲「盤古氏」就是巴比倫「巴克族」（Bak）遷徙來到中國時的「始祖」（註二）。這雖然是荒唐之論，但却也表示了對盤古的深信不疑。直到如今，我們提到「盤古」一詞，人們似乎仍會聯想到「開天闢地」，或「首出御世」的聖王，足見此說之深入人心。

但是事實上，就我國文獻而言，盤古傳說出現後，並沒有正式被接受在史部著作中，東漢班固作漢書古今人表，始于太昊宓戲氏，范曄後漢書南蠻傳所述的「槃瓠」故事，乃是高辛氏的「畜犬」，後成爲武陵蠻的始祖，並沒有說它是「開天闢地」的人物或萬物之祖。此外如蜀漢焦周的「古史考」（註三）、晉皇甫謐的「帝王世紀」（註四）則始于燧人氏。即使其後的類書，如唐虞世南編纂的「藝文類聚」、北宋太宗時代編纂的「太平御覽」，都把徐整的盤古開闢之說列入「天部」，而不列入「皇王部」，可見他們都不把盤古視爲「開闢人物」或「首出御世」的聖王。直到南宋胡宏的「皇王大紀」，才把「盤古」作「盤古氏」，列爲「三皇紀」之首，「盤古氏」遂成爲我國古史系統的開端。然而清季以來，嚴謹的學者如崔述、馬驥等，則又斥其荒誕，此說不受傳統史家重視的原因何在？豈非史學史或文化史上應該探索的問題！

盤古之名，不見於漢代以前典籍，所以它是後起之說，可成定論。近代學者對於盤古之考察，或謂由於南方民族「槃瓠」神話之轉化，或謂源於印度佛教的創世神話，各家之說，雖能一時言之成理，但始於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，也沒有最後一致的結論，頗有加以檢討的必要。即以「槃瓠」的神話而言，自杜佑、羅泌以來，多指荒唐不經，民國以後學者，以此說無稽而予以根本否定者，更不乏其人。但是當代民族學家調查我國西南的僛民及閩浙一帶的畚民，其口述始祖的故事，自認為是神大槃瓠的後裔，與古籍以及宋明以來的記載，頗多諸合。可見此說並非無中生有，或憑空杜撰而來。民俗學家以為，神話包含「真理的核」的外殼（註五），剝去外殼，真象才能大白。我們固然不能再拘泥舊說，把盤古當作開天闢地的人物，但也不應把它視為毫無意義而一筆抹煞。

因此，盤古之說如何發生？與「槃瓠」的關係如何？何以東漢以後二者紛紛出現於文獻載籍的記錄之中？盤古在古史系統中如何成為「首出御世」的聖王，一千七百多年以來，國人對它信仰的真正情形如何？它在國史發展以及中華民族融合的過程中，顯示了怎樣的意義？凡此，都值得加以考察，做有系統地瞭解。

二、盤古傳統的出現

盤古「開天闢地」的傳說，主要見於徐整的「三五曆紀」和「五運歷年紀」，以及舊題任昉著的「述異記」等書。徐整是三國時代吳人（註六），任昉為南朝梁人，但「述異記」一書，據四庫提要指出，可能為後人附會而成，不是任昉親撰的。那末，「述異記」著成的時代，就不會早於南朝的蕭梁了。茲先把這些基本的資料，抄錄於後，以便討論。徐整「三五曆紀」云：

「天地混沌如雞子，盤古生其中，萬八千歲。天地開闢，陽清者為天，陰濁者為地，盤古在其中，一日九變，神於天，聖於地，天日高一丈，地日厚一丈，盤古日長一丈，如此萬八千歲，天數極高，地數極深，盤古極長，後乃有三皇。數起於一，成於五，盛於七，處於九，故天去地九萬里」（註七）

五運歷年紀云：

「元氣濛鴻，萌芽茲始，遂分天地，肇之乾坤，啓陰感陽，分佈元氣，乃孕中和，是為人也。首生盤古，垂死化身，

氣成風雲，聲爲雷霆，左眼爲日，右眼爲月，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，血液爲江河，筋脈爲地理，肌肉爲田土，髮髭爲星辰，皮毛爲草木，齒骨爲金石，精髓爲金玉，汗流爲雨澤，身之諸蟲，因風所感，化爲黎甿」（註八）

任昉「述異記」云：

「昔盤古之死也，頭爲四岳，目爲日月，脂膏爲江海，毛髮爲草木。秦漢間俗說：盤古頭爲東岳，腸爲中岳，左臂爲南岳，右臂爲北岳，足爲西岳。先儒說：盤古泣爲江河，氣爲風，聲爲雷，目瞳爲電。古說：盤古氏喜爲晴，怒爲陰。吳楚間說：盤古氏夫婦陰陽之始也。今南海有盤古氏墓，互三百里，俗云：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。桂林有盤古祠，今人祀。南海中有盤古國，今人皆以盤古爲姓」（註九）

根據以上的資料觀察，則「盤古」不僅是人類的始祖，而且是創造天地萬物的始祖。這種傳說在三國魏晉時才正式出現，已可成爲定論。因爲漢代以前的文獻，有關於天地萬物創始的記載，根本看不到「盤古」字樣。例如易序卦說：「有天地然後有萬物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」。緯書易乾鑿度對於天地始開的說法是：

「有太易、有太初、有太始、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見氣也；太初者，氣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太素者，質之始也；氣形質具，而未相離，故曰渾淪。渾淪者，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。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易無形埒，易變而爲一……一者形變之始也，清輕者上爲天，濁重者下爲地，冲和氣者爲人，故天地含精，萬物

化生」（註一〇）

所以王充論衡說：

「五經以前，至於天地始開，帝王初立者，主名爲誰，儒生又不知也」（註一一）

至於戰國以至漢代的傳說，天地開闢後創造人類萬物的人物，似是「女媧氏」，屈原天問：「遂古之初，誰傳道之，女媧有體，孰制匠之？」，東漢應劭風俗通云：

「俗說天地開闢，未有人民，女媧搏黃土作人，劇務力不暇給，乃引繩於緇泥中，舉以爲人，故富貴者，黃土人也，貧賤凡庸者，緇人也」（註一二）

徐整「三五曆紀」中所謂「天地渾沌」、「陽青者爲天，陰濁者爲地」等，顯然是採擇了古易太極陰陽的觀念（註一三）

）至於「盤古」之名，有人以為是由南方「蠻族」神話中的「槃瓠」，轉化而成的，例如夏曾佑「中國古代史」云：

「盤古之名，古籍不見，疑非漢族舊有之說。或盤古槃瓠音近，槃瓠爲南蠻之祖，此爲南蠻自說其天地開闢之文，吾人誤用以爲已有也。故南海獨有盤古墓，桂林又有盤古祠，不然吾族古皇，並在北方，何盤古獨居南荒哉！」（註一）

四）

關於「槃瓠」的故事，見於晉干寶的「搜神記」及范曄後漢書南蠻傳。「槃瓠」原爲高辛氏畜犬，相傳高辛氏與南蠻作戰不勝，後「槃瓠」咬死強敵吳將軍，銜其頭以歸，因與高辛氏公主結婚，生六男六女，其後自相夫妻，他們的子孫，就是「長沙武陵蠻」（註一五）。據後漢書章懷太子注及南宋羅泌的「路史」說，這故事本於應劭的「風俗通」（註一六），但今本風俗通並無此文，不過魏魚豢的「魏略」（註一七）、北魏酈道元水經沅水注，皆有記載，可見此說的不虛。干寶「搜神記」所載武陵蠻爲「槃瓠」的子孫時說：

「武陵長沙郡盧江郡夷，槃瓠之後也，雜處五溪之內，槃瓠憑山險阻，每每常爲害，糝雜魚肉，叩檣而號，以祭槃瓠，俗稱赤髀橫裙，即其子孫」（註一八）

秦漢以來，已與武陵地區開始接觸，東漢以後尤爲頻繁。據後漢書南蠻傳稱，秦昭王使白起伐楚，略取蠻夷，始置黔中郡，漢代改爲武陵郡。到了東漢時代，武陵蠻於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反叛，大寇郡縣，武威將軍劉尚率兵萬餘，乘船沅沅水入武陵蠻擊之，結果全軍覆沒。後遣伏波將軍馬援，將兵至陷沅（即武陵郡），才告討平。但是終東漢之世，除了明帝一朝沒有武陵蠻叛亂的記載外，歷章、和、安、順以至桓、靈，武陵蠻累次反叛，攻劫州郡（註一九）。劉備於建安二十五年帥兵伐吳時，還曾經策動武陵蠻夷反吳助蜀（註二〇）

從以上所述，不難看出，東漢以來隨著對武陵蠻的用兵，中原人士已經與這一地區有所接觸，武陵蠻的「槃瓠」神話，自然也就會隨之傳出。應劭爲漢靈帝時人，曾做過汝南太守（註二一）；范曄生於晉隆安二年（西元三九八年），死於宋元嘉二十二年（西元四四五年）（註二二）；徐整爲豫章人（江西南昌），他們的時代和活動地區，容易接觸到「槃瓠」神話，因而著之於書，是可以想見的。至於「槃瓠」神話何以會轉化而爲「開天闢地」的「盤古」，正是我們所應該注意探討的重點。如果藉助民族學上的理論及以往學者對邊疆民族的調查報告，或者可以求得較爲合理的解釋。

三、當代學者對於盤古的討論

盤古傳說類似於一種創世的神話，論者已多（註二三）。但是這種傳說的起源如何？歷來學者看法頗不一致，有人主張「盤古」即是後漢書南蠻傳裏所述的「槃瓠」，如蘇時學「爰山筆話」，以爲「盤古」乃「槃瓠」之音轉，李慈銘「越縕堂日記」乙集，盛稱此說，謂足破千古之惑（註二四），前述夏曾佑氏，亦持此一看法。楊寬在「中國上古史導論」裏說：「盤古原本槃瓠之音轉」，「盤古之即槃瓠，誠確不可易」，不過他不認爲盤古傳說是從南方苗僂傳入中原的，而據郭璞山海經注，認爲盤古傳說係由「天封」傳說推演而來的（註二五）。呂思勉對於「盤古」源於「槃瓠」之說，則持相反的意見，他認爲「槃瓠」與高辛氏的時代相同，如何能夠「開天闢地」？而且我國古帝王如伏羲女媧，大多爲蛇身或龍身，槃瓠則爲神犬，二者迥然不同，不能混爲一談（註二六）。

盤古的傳說，與山海經「燭陰」、「燭龍」的故事，也有頗多類似的地方，山海經海外北經云：

「鍾山之神，名曰燭陰，視爲晝，冥爲夜，吹爲冬，呼爲夏，不食、不飲、不息、息爲風。身長千里，在無臂之東」大荒北經云：

「西北海外，赤水之北，有章尾山，有神人面，蛇身而赤，直目正乘，其瞑乃晦，其視乃明，不食、不寢、不息、風雨是謁，是燭九陰，是謂燭龍」

因此，顧頡剛據以認爲盤古開闢之說，是由山海經「燭陰」的故事而成的（註二七）。不過，顧氏前此在其「古史層累造成說」時，又曾主張盤古是苗族傳來的：

「漢代交通，苗族將盤古傳來，於是三皇之上，又多了一個開天闢地的盤古」（註二八）

顧氏顯然同意「盤古」源於「槃瓠」的說法，他前後的主張，前後有些自我矛盾。

以上是從邊疆民族和古代文獻中的神話來考察。此外還有以盤古爲域外傳播或遷徙而來的說法，這在中國民族外來說盛行時，尤爲普遍。

十九世紀，西方學者討論中國民族的由來，多主張中國民族係由外地遷徙而來，一時中國民族外來之說大作，探討中國

民族的起源，自然不免附會到我國傳說中的盤古。例如西元一八五三年法國哥必諾（Gobineau），倡中國文化來自印度，他認為：

「中國神話中之盤古，實即此印度民族遷入中國河南時之酋長，或諸酋長中之一，或即白種民族之人格化……」（註二九）

以盤古氏作為印度民族的一位「酋長」，相信的人自然不多，但是國人在探討盤古傳說的來源時，相信是從印度傳播而來者，却大有人在。特別是歷史上，印度佛教的東來，啟發了許多人的靈感。例如屠孝實以為盤古傳說，本於印度最古之聖詩「黎俱吠陀」之犧牲崩化神話（註三〇），呂思勉以為徐整的「三五曆紀」、「五運曆年紀」之說，係佛教東來之後，「雜彼外道之說而成」（註三一）。由於印度佛教經典中，有類似創世的神話，因此以盤古傳說為印度產物，隨從佛教傳入中國，遂成為一部分中國學者的信念（註三二）。不過，像「三五曆紀」等所載的開闢故事，太極陰陽的觀念極重，看不出有多少佛教的思想。研究中國神話的西方學者Werner氏認為，盤古傳說起源於道家陰陽思想的成分較多，與佛教的宇宙觀並無關係（註三三）。

盤古被視為由域外遷徙而來的古代聖王，曾經有過更精彩的比附。西元一八九四年，法人拉克伯里（Terrien de Lacouperie）著「中國古文明西元論」（Western Origin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），主張我國歷史上的黃帝，即巴比倫史上的「巴克族」（Bak）酋長「奈亭台」（Nakhunte），彼率領其族越過中亞，帕米爾高原，然後沿黃河流域進入中原，是為中國民族與文化的由來（註三四）。此說傳入中國後，學者起而附合者頗多，一時黃帝係由巴比倫遷徙而來之說大作。但討論到中國民族的起源，自不能不聯想到傳說中「開天闢地」的「盤古」，例如前述丁謙氏「中國人種從來考」一文，即主張中國的「始遷祖」不是黃帝，而應該是「盤古」，他說：

「按西史謂從中國者為巴克民族，巴克乃盤古轉音。中國人謂盤古氏開天闢地，未免失實，而盤古氏之為中國始遷祖，則固確有可考矣……。余竊謂巴克民族之來當在前，即自昔相傳之盤古是也，夙沙人之來當在後（即靑南國都城蘇薩），即西人所指黃帝是也」（註三五）

這種類似的說法，還見於黃節的「種源篇」與劉師培的「中國歷史教科書」，他們都認為「巴克族」之「巴克」，即「盤古

「之音轉，例如劉著教科書第一課「上古時代述略」云：

「西人之稱漢族也，稱爲巴枯民族，而中國古籍亦以盤古爲創世之君，……盤古爲巴枯一音之轉，蓋盤古爲中國首出之君，即以種名爲君名耳。盤古氏後有天皇氏、地皇氏、人皇氏……。」（註三六）
其他如蔣智由「中國人種考」一書，也有類似的徵引：

「然則我種人之祖國，果何在乎？夫我種人所相傳最古之祖爲盤古，今人有云：『吾漢族初與於帕米爾高原，西人稱爲巴克民族，巴克即中國所稱之盤古』」（註三七）

以上的比附，由今看來，似乎比盤古傳說的本身，更爲荒誕不經。但也反映了民國初年的一部分學者，對於傳統舊說的盤古，仍然懷著極深的信仰。

中國民族西來說，本來就是以西亞古史與中國古史比附而成，中國古代典籍中的故事，遂成爲穿鑿附會的對象。由於盤古在漢代以前的經典中並未出現，即使魏晉隋唐的史部著作，也沒有給予盤古在古史系統中「首出御世之君」的地位。相反地，東漢以後，伏羲氏在古史系統中的地位，遠大於盤古，稍爲嚴謹的史部著作，莫不以伏羲氏爲古史的開端，深爲學者所信仰。所以章鴻釗氏對於「西來說」附會中國遠古帝王時，顯然不同意前述各家對盤古的附會，他的看法是：

「伏羲氏見於易大傳，孔安國書序。溫公稽古錄亦始于伏羲，故吾人尙論惟及伏羲而止，其餘事不經見者不敢引」（註三八）

或許伏羲氏是易傳裏提到始創八卦、肇始文明的人物，又爲東漢以後傳統古史系統中第一位遠古聖王，而盤古在傳說中，則爲開闢後「首出御世」的聖王，爲少數邊疆民族所信仰的開闢始祖，所以也有人認爲盤古與伏羲實爲同出一源，常任俠氏據四川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像，即認爲伏羲、盤古爲一人，他說：

「伏羲一名，古無定書，或作伏羲、庖犧、宓犧，同聲俱可相假，伏羲與盤瓠爲雙聲。伏羲、庖犧、盤古、槃瓠、聲訓可通，殆屬一詞。無問漢苗，俱自承爲盤古之後，兩者神話蓋同出於一源也」（註三九）

其他如聞一多，徐松石諸氏，亦有類似的看法（註四〇）。如此，「伏羲爲人祖」，「盤古亦爲人祖」，則二者合而爲一，自亦順理成章。不過，這樣地把伏羲、盤古二者合而爲一，與「盤古氏即渾沌氏」（註四一）的說法，其渺茫含混的程度，

似乎也無多大的差別了。

「盤古」的開闢故事，多屬「創世」神話的性質，從文字表面觀察是無疑問的，但這個傳說何以晚至三國時代才告出現，神話學者考察它的來源，仍然相信原係發生在南方民族，後經中部文人修飾而成中華民族的神話（註四二）。南方民族的神話，何以成爲中華民族的起源神話，徐中舒氏以爲由於「南方民族至東漢，乃漸次同化于中國」，所以盤古之傳說，最初乃見於東漢（註四三）。袁珂「中國神話」一書，把盤古如何成爲中華民族開天闢地的老祖宗，提出了綜合的意見：

「三國時候，徐整作三五曆記，吸收了南方民族中『槃瓠』（案：『盤』似應作『槃』）、或『盤古』的傳說，加以古代經典中的哲理成分，和自己的想像，創造一個開天闢地的盤古，填補了濛鴻時代的這一段空白，成爲我中華民族共同的老祖宗」（註四四）

袁氏的綜合意見，大致是合理的。但是「槃瓠」原爲南方民族神話中的「畜犬」，如何能被創造成一個「開天闢地」的「盤古」，過去學者都沒有明確的交待。我們似乎還應進一步考察，以探求合理的解釋。袁氏又說：「儘管有這些不同的記述（對於盤古），有一點都是相同的，就是人們對於開天闢地的老祖宗盤古的景崇和推尊」（註四五）。然而，我們還應仔細考察一下，是不是自「盤古」傳說出現以後，立即成爲人們「景仰和推尊」的老祖宗呢？在中國史部著作及傳說的古史系統裏，「盤古」至何時才被加以「人格化」，而成爲「首出御世」的聖王？這些都是考察「盤古」傳說不應忽略的地方。

四、盤古在國史中的信仰

自民國疑古之風興起，顧頡剛提出了有名的「中國古史層累造成說」，認爲中國古史系統是後儒一層一層地「造成」的，他指出盤古在古史系統中最晚出現：

「周代的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，到孔子時有堯舜，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，到秦有三皇，到漢以後有盤古」（註四六）

自漢代盤古出現以後，顧氏似乎認爲即受到國人崇高的信仰，他在「三皇考」一文裏說：

「盤古，自三國至今日一千七百年已公認爲首出御世的聖王了」（註四七）

如果仔細檢查一下漢末三國以來的有關著述，盤古似乎並沒有像顧頡剛氏所說的，被公認爲「首出御世」的聖王。盤古

傳說雖然在漢末三國時代見於著錄，但是歷魏晉隋唐以迄北宋，在重要的史部著述中，並未成為古史系統的開端。自徐整「三五曆記」、任昉「述異記」等書出現了「盤古」之後，傳統的史家並沒有立即接受它是「首出御世」之君的地位。魏晉以後的史部著作，燧人、伏羲的地位，遠超過了盤古。尤其是伏羲氏，從東漢以後已成為古史系統中的開端，具有崇高的地位。沈約宋書符瑞志云：「赫胥燧人之前無聞焉」，然後自太昊宓戲氏敘述，唐代司馬貞在「補三皇本紀」裏說：「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、徐整作三五曆紀，皆論三皇以來事，斯亦近古之一證，今並採而集之，作三皇本紀」（註四八）。他的「三皇本紀」雖然採集了徐整的「三五曆紀」，但仍然首述太昊伏羲氏，他顯然知道盤古的傳說，但却不以盤古為歷史系統的開端。此外，類書如唐代的「藝文類聚」和北宋的「太平御覽」，對於徐整「三五曆紀」所載盤古開闢之說，都列在「天部」，而未列在「皇王部」，北宋司馬光的「稽古錄」亦始於伏羲氏，並沒有提及盤古，司馬光並且說明了他以伏羲氏作為該書開端的理由：

「伏羲之前為天子者，其有無不可知也，如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、有巢、燧人之類，雖於傳記有之，語多迂怪，事不經見，臣不敢引，獨據周易，自伏羲以來敘之」（註四九）

其他如劉恕的「通鑑外紀」，雖然知道緯書「九頭十紀」之說和「三五曆紀」中的盤古氏，但仍以「包犧以來紀」為卷首（註五〇）、蘇徹的「古史」也以伏羲氏做為其古史系統的開始（註五一），即使南宋羅泌的路史，博採緯書，並用「九頭十紀」之說，做為其古史系統的架構，但也不採盤古氏做為「首出御世」的聖王（註五二）。

至於把「盤古氏」正式列入歷史著作系統的，則為南宋胡宏的「皇王大紀」，該書卷一「三皇紀」首列盤古氏，然後依次是：天皇氏、地皇氏、人皇氏、有巢氏、燧人氏，胡宏並作評論說：

「世傳天地之初如雞子，盤古氏以身變化，天地日月山河草木於其中，所謂訛失其真，而盤姓為萬姓之先，則不可沒者也」（註五三）

我們雖然不能肯定胡宏的「皇王大紀」究竟發揮了多大的影響，但宋末元初的蒙古人，似乎已經接受了盤古氏是「首出御世」之君的觀念，文文山集載之丞相博羅對文山曰：「你道有興有廢，且道盤古到今，幾帝幾王？」的話（註五四）固是一例，元史祭祀志載，至元十五年（西元一二七八年）修會川縣（四川會理）盤古遺跡，亦可窺見其時對盤古的信仰。到了明代

，似乎對盤古氏更為篤信。明周游的「開闢衍行」、袁黃、王世貞的「綱鑑合編」，都把盤古氏列為古史人物中的第一位。王圻纂輯的「三才圖會」，不僅把盤古氏列為開闢後的第一位遠古聖王，而且還繪出了「盤古氏」畫像（註五五），具體地加以「人格化」。馬歡在其所著「瀛涯勝覽」一書裏，記載錫蘭有一座大山，「山頂有人腳跡一個，入石深二尺，長八尺餘，云人祖阿訥（Adam），即盤古之足跡也」（註五六），可見在馬歡的觀念中，「盤古」亦即「人祖」。據畿輔通志京畿金石考記載「完縣有盤古石刻，曰邑人劉紹掘得殘碑，有盤古氏十月十六日生九字」，青縣南十五里有盤古廟，明弘治崇禎間，兩加修葺」（註五七）。

清初，吳楚材在康熙五十年（西元一七一一年）寫的「上起三皇，下終明代」的「綱鑑易知錄」，把盤古氏列為「三皇紀」第一位，伏羲氏列為「五帝紀」的第一位，「三皇紀」共敘遠古「帝王」六人，依次是：盤古氏、天皇氏、地皇氏、人皇氏、有巢氏、燧人氏。認為「盤古氏首出御世」（註五八）。我們可以看出，自南宋胡宏以後，雖然有一些史部著作，把盤古氏列入了古史系統，但這些史部著作，在學術上並沒有很高的評價。清季以來，一般人對於盤古固然仍有很深的信仰（註五九），但嚴謹的學者，對於古史中的盤古開闢之說，莫不持以懷疑的態度。錢大昕對於胡宏的「皇王大紀」，識為「儒生侈談遠古」（註六〇），崔述「考信錄」本於「考信於六藝」的精神，自伏羲氏「考」起，他對於「徐整以下諸家」上溯開闢之初的批評是：「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，且並不雅馴者，而亦載之」（註六一），馬驢在其「釋史」中，批評「三五曆紀」中的盤古開闢之說時云：

「盤古氏名起自雜書，恍惚之論，荒唐之說耳，作史者目為三才之首君，何異說夢」（註六二）

所以「釋史」在篇首所列的「帝王傳授總圖」，也是以伏羲為第一人，依次是：女媧氏、神農氏以至黃帝（神農至黃帝經過了八代），他在卷一「開闢原始」之末，論曰：

「舍詩書六藝之文，而妄信諸子讖緯之雜說，未能悉三代之世，及而遠求洪荒以上之氏號，斯好奇者之過也，尚論者斷自庖犧氏可矣」

清代傳恒監修的「歷代通鑑輯覽」，也是從太昊伏羲氏開始（註六三），可見直至清代，史部著作中對於伏羲氏的信仰，遠大於盤古氏。

民國以後，由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日益開展，探討中國民族與文化的起源，依據的是考古學、古生物學、民族學及人類學等，而不再是傳說中的盤古氏了。除了一度相信「中國民族西來說」的少數學者之外，盤古氏也不再被歷史著作所接受，例如丁謙氏以盤古氏爲「始遷祖」，柳詒徵氏「中國文化史」即駁之曰：

「此等荒誕之說，丁氏亦知失實，然猶信盤古爲中國始遷祖，則附會之過也」（註六四）

有的學者即使提及盤古，也只是作「理智」的解釋，例如陸懋德「中國文化史」云：

「蓋古代以爲人類萬物必有共同之起源，即謂之盤古，不過爲假定之名詞，並非真有此人，亦非真有此事，後人不達此義，遂信爲實。」（註六五）

自疑古派興起，傳統古史系統大受破壞，許多歷史著作都捨棄了夏代以前古史，而從殷商開始，遑論盤古。至於殷商以前的古史，大多根據考古的資料，從「北京人」說起，近五、六十年的中國上古史或中國通史一類的著作，「北京人」已取代了盤古氏或伏羲氏的地位，成爲歷史系統的開端了。即使專門討論中國古史傳說的著作，也不把盤古納入討論的範圍之內（註六六），盤古在國人的腦海中，留下的恐怕只是模糊籠統或「荒誕無稽」的觀念了。

五、「槃瓠」傳說的民族學考察

干寶「搜神記」與范曄「後漢書南蠻傳」所記高辛氏畜犬槃瓠（搜神記作「盤瓠」），因功與公主結婚，子孫繁衍而爲武陵蠻的故事，後代學者加以非難的，頗不乏其人，例如唐杜佑通典指出：

「曄云高辛氏募能得犬戎之將軍頭者，購黃金鎰，邑萬家，妻以少女。按黃金周以前爲斤，秦以二十兩爲鎰，三代以前分土，自秦漢分人，又周末始有將軍之官，其吳姓宜自周命氏，曄皆以爲高辛之代，何不詳之甚」（註六七）

宋羅泌「路史」認爲「槃瓠」乃是以狗爲名，並非真正的狗（註六八），劉錫蕃「嶺表記蠻」亦以爲自范曄後數千年典籍，皆輾轉抄襲「槃瓠」傳說，並以傜族爲狗的後裔，斥爲妄言附會（註六九），直至近年仍有人指斥范書爲無稽者（註七〇）。

不過，關於「槃瓠」爲邊疆少數民族奉爲祖先的傳說，自魏晉以來，記載頗多，似乎不能說都是受了范書的影響。直到近代，兩廣的傜民及閩浙的畚民，在口述其始祖時，仍自認爲他們是「槃瓠種」，亦即狗的子孫。以古籍而言，除了搜神記

及後漢書南蠻傳以外，如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沅水注云：「沅陵縣西，有武陵，源出武山……有槃瓠跡猶存矣」，羅泌路史記載，盧溪縣之西百八十里之武山，有一尊「貌狗人立」的石像，「是所謂槃瓠者」，「今縣之西南三十里有槃瓠祠」（註七一）。顧炎武「天下郡國利病書」記廣東的僑人說：「僑本槃瓠種……自信爲狗王後，家有畫像，犬首人服，歲時祝祭」，又說廣東的「莫僑」，「蓋槃瓠之遺種」（註七二）。諸如上述，自宋明至清代學者的記載，不勝列舉。

近代民族學家，調查兩廣僑及閩浙一帶的畚民，他們口述其祖先時，都說是「槃瓠」——狗王的後裔，與後漢書南蠻傳所述的故事，大同小異。例如廣東連山陽山一帶的僑人傳說云：

「遠自盤古時代，有番王起來興兵作亂，屢次進剿無功，才曉示天下，有斬首來獻的，以公主妻之。一天，便見槃瓠啣了番王的首級走來。盤古大驚，認爲堂堂的公主，怎能下嫁異類的槃瓠？打算立即問斬，却受到公主力阻，並且騎了槃瓠入山。從此誕育居民，世代不絕，已達十萬人」（註七三）

鍾靜聞氏記廣東惠陽增仔山的僑民，至今相傳其始祖是「槃瓠」。其盤、藍、雷三姓，每年夏曆五月初五祭祀始祖的情形是：

「相傳他們於這一天，在公共祠堂中，掛起始祖的遺像，犬首人身，相與祭祀禮拜，並且全村於此時以手足抵地，舉行種種獸狀的行動云」（註七四）

陳志良調查廣西僑民的情形是：

「龍勝大羅鄉槃僑，傳係狗變來的。義寧公共鄉槃僑，傳係龍狗變來的。龍勝鎮南鄉板僑，傳係平王的女兒，和龍狗結婚了傳下的。義寧公正鄉板僑，傳係龍狗產生的。隆山龍灣鄉東隴僑，傳係狗變來的。都安五仁鄉東隴僑，傳係藍狗公的子孫」（註七五）

龐新民氏調查廣西的板僑傳說云：

「板僑祖先形係狗頭，昔某國王，因外患難平，乃出佈告云：如有人能平此患，願以其女妻之。板僑之祖先往平之。後向某國王求婚，國王視之，乃一狗頭者。欲毀婚，其女不可，乃相與入山。某國王並封之爲王，因名狗頭王。後狗頭王夫妻居山中有年，生子女各七人，爾時山中並無其他人類，狗頭王之子女，遂由姊妹兄弟結爲夫婦，各個散處深山窮谷中，以自謀生活，繁衍厥傳，即今日之板僑也」（註七六）

閩浙一帶的畬民，在民族的分類上，據史圖博（H. Stübel）、李化民二氏之研究，認為是屬於「獠民總族分出之東北一支族」（註七七），十二世紀時已偏布湖南、湖北、廣東、江西、福建等省，十三世紀之末，遂滯留於福建，後一部分移至浙江省（註七八）。明謝肇淛「五雜俎」云：「吾閩山中，有一種畬人，相傳槃瓠種也」。浙江畬民的始祖傳說，與干寶「搜神記」所述的「槃瓠」故事，極為相似。據何聯奎氏的調查云：

「在上古的時代，高辛王之后耳痛三年，後從耳中取出一蟲，形像如蠶，育於盤中，忽而變了一隻龍犬，毫光顯現，遍身錦繡。高辛王見之，大喜，賜名龍期，號稱槃瓠。那時犬戎入侵，國家異常危急，高辛王就下詔求賢，謂有能斬犬戎將軍的頭來獻的，必把公主嫁給他。龍期便挺身而往敵國，啣了犬戎將軍的頭報命。欲求高辛王踐他的前言，高辛王嫌其不類，頗有難色，龍期忽作人聲曰：『你將我放在金鐘內，七天七夜，就可變成人』，到了第六天，公主怕他餓死，打開金鐘一看，則身全變成人形，只留一頭未變，於是槃瓠着上衣服，公主戴上犬頭冠，倆相結婚了。槃瓠挈妻入山居住，生三男一女，長姓槃，名叫自能；次姓藍，名叫光輝；三姓雷，名叫巨佑；女婿姓鍾，名叫智深」（註七九）

沈作乾記福建畬民的婚嫁，「新郎和新婦交拜成禮，然後懸一狗頭人的祖像於堂中，大家圍著歌拜」，他們祭祀時，除了祭宗祖之外，並祭其始祖「槃瓠」，據沈作乾所記：

「除夕，家人聚宴，叫做『吃分歲』，在將『吃分歲』時，無論男女老幼，多要銜肉骨一塊，屈身繞桌足匍匐三周，又要做犬吠三聲，然後就席。……到深夜人靜，關閉門戶，然後懸狗頭人身的祖像於堂中，闔家環拜而歌，有人說：『這是一條端刻狗頭形的木杖像存祠中』又有人說：『這確是像，木杖存祠中，醮名時才用』（註八〇）

克洛氏（C. R. Kellog）與江鼎伊氏所記，大致相同。（註八一）

綜合僑民與畬民的始祖傳說和「槃瓠」神話，與搜神記、後漢書等所記述者，其基本母題大致是相同的，即「槃瓠」為其始祖，而自認為是「狗」的子孫。這種傳說為一種「圖騰信仰」（Totemism）的現象，應是可以肯定的（註八二），佛來則（J. G. Frazer）「圖騰制與外婚制」（Totemism and Exogamy）一書，對「圖騰制」所下的定義是這樣的：「一個圖騰就是一類物象，初民以迷信態度尊敬之，而相信自己 and 同群的各個份子與此類物象有密切和特殊的關係」

(註八三)

所以，從漢魏以來見於記載和邊疆民族的「槃瓠」神話，通過民族學的考察，應可以瞭解它的真象，「槃瓠是圖騰之名，而非種族的名稱」(註八四)，據凌純聲氏研究，在世界各民族中，以狗為氏族圖騰或拜狗為祖先，有十五種人之多，分佈於亞澳美三洲之地。在亞洲方面，如爪哇的卡郎人(Karlang)與日本北海道的蝦夷，傳說都是一狗與一女配合而傳下來的，與我國傜、畬的傳說相同。(註八五)

僑民畬民以「狗頭人身」做他們的祖像，也是明顯的圖騰現象，耶方斯(E. B. Jevons)認為：「圖騰祖先最初為動物，其後變為半動物半人類，更進而成為象徵動物或植物之純粹之人形神」(註八六)，我國古史傳說中的始祖誕生故事，如安登感神龍而生神農(註八七)、伏羲、女媧「蛇身人首」、神農氏「人身牛首」(註八八)，這與傜、畬以始祖為「狗頭人身」的情形是一樣的，都是古代圖騰的特徵。

「槃瓠」為我國南方民族的「圖騰祖」，為甚麼轉化為「盤古」而成為「開天闢地」以及人類萬物的始祖，應可推想而知。

我國人文思想起源甚早，商周以後，圖騰社會僅存遺跡而已。戰國秦漢的學者，對於有關宇宙起源或文明的肇始一類問題，早已作「哲學的」或「理性的」探討了，雖然在傳說和神話中，也保留了許多圖騰的遺跡，但是秦漢以後的學者，囿於時代知識，已無法瞭解原始社會的真象，僅能以其「理性的」態度，強為之解釋，例如許慎對於遠古帝王的感生故事，認為「聖人皆無父，感天而生」(註八九)唐代柳宗元對於傳說中的「半人半獸」的遠古帝王，則感到疑惑難解，他說：

「故傳伏羲曰牛首，女媧其形類蛇，……然則伏羲氏、女媧氏、是亦人而已矣，……又烏得為牛、為蛇……」(註九〇)

徐整著作「三五曆紀」的時代，已是三國之世。就學術思想的背景而言，東漢時代經學發達，史學進步，雖然陰陽五行思想流行，但學者仍富於批判精神。當「三五曆記」、「述異記」等書寫作之時，經學家早已確定伏羲氏為人類文明的肇始人物，如易傳；史學家以伏羲氏為古史開端的歷史系統，也已大致完成，如劉歆世經、班書人表。但是在有關天地萬物的創始，和人類始祖的由來等大問題，在經典和史部著作中，反而找不到明顯的記載，因此在接觸到南方民族「武陵蠻」的「槃瓠」神話時，這種「新奇」之說，固然會被視為「荒誕」，予以排斥，但也正可以解釋上述的疑惑，予以選擇地接受。但在

當時學者的心目中，無論如何人類總不能是狗的子孫，所以略去「槃瓠」神話中的荒誕部分，並參酌傳統的太極陰陽的「宇宙開創論」(Cosmogony)，搏合而成爲「盤古」開闢之說。我們看「盤古」開闢之說，與「槃瓠」神話出現在著作的時代，幾乎是相同的，可見兩者的確不無關係。

但是，徐整等以盤古爲天地開闢、人類萬物之祖，史家却難以接受。史部著作中的古史系統，多不以盤古爲開端。「槃瓠」爲南方民族的始祖神話，則記錄在南方民族的傳記中，范曄後漢書係記載「南蠻」始祖的由來，才敘述「槃瓠」的故事；杜佑通典把「槃瓠種」列在邊防部、南蠻項下；馬端臨文獻通考，則列入「四裔考」中的「南」部，太平御覽則把「槃瓠」置於「四夷部」的南蠻項下，與越裳國、黃支國、廩君、板楯蠻、俚等並列，「盤古」開闢之說，則列於「天部」，「槃瓠」與「盤古」都沒有被列入「皇王部」，這種類書編輯的原則，不能說沒有受到史部著作的影響，我們可以說范曄、杜佑諸氏及其以後的許多學者，對於「槃瓠」的記載，其態度忠實而審慎，並富有批判的精神。

六、結 論

「盤古」開闢之說，起於三國魏晉之際，與「武陵蠻」的「槃瓠」神話，出現於著錄的時代，幾乎同時。「盤古」的起源，及其與「槃瓠」有無關係，學者的看法一向見仁見智，並無定論，現在加以綜合考察，仍以「盤古」係由「槃瓠」轉化而來的可能性爲大。「槃瓠」乃南方民族狗圖騰信仰之始祖，今兩廣閩浙之僑、畬，仍自以爲狗的子孫，奉槃瓠爲始祖。這是由於漢末與南方接觸後，將圖騰制度的始祖信仰，去其「荒誕」部分，參酌固有之太極陰陽等宇宙開創論，搏合而成新說，以解釋天地開闢、人類與萬物化生的現象。

但是，盤古開闢之說出現的時代，中國人文思想早已成熟，經學發達，史學尤爲進步，古史系統的建立已趨完成。東漢以來，經學家、史學家莫不以伏羲氏作爲文明肇始、與古史開端的人物。所以自魏晉以來，盤古雖亦受人們的信仰，但却不被史家及史部著作所接受，古史系統的開端，大多仍以伏羲氏，而不以盤古。至於「槃瓠」傳說，史家仍存其真，自范曄、杜佑諸氏，皆列入歷史著作中的「四裔部」之類，做爲記載南方民族起源的資料。南宋以後，雖然盤古氏被「人格化」，成爲「首出御世」的聖王，並列入古史系統的開端，但這些著作的學術水準不高，不受後世重視，也經不起學術的批判。清季

以來，盤古雖受著一般的信仰，但嚴謹的學者，多斥此說為荒誕，古史著作仍以伏羲氏為開端。此固由於經學傳統的影響，實際上也是由於史學進步，史家富有批判的精神所致。

盤古傳說不應再看作為開天闢地的「人物」，自不待言。但也不應因為確定了它是後起之說，因而就視為荒誕不經或毫無意義，而應該把它視為漢代以來，中原民族與南方民族融和與搏成過程中，反應在思想信仰上的一種現象。

註釋

註 一：文天祥：文文山全集卷十五繫年錄，世界書局印行。

註 二：丁謙：中國人種從來考，穆天子傳地理考證附錄，蓬萊軒地理學叢書第二集，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，頁一三九—一四〇〇，台北正中書局印行。

註 三：焦國，三國志有傳。所著「古史考」已佚，清孫星衍有輯本 平津館存板，嘉慶十一年重刊（中研院史語所藏）。

註 四：皇甫謐「帝王世紀」亦佚，清顧尚之、錢熙祚輯校本，指海第六集。

註 五：見林惠祥著「民俗學」，商務印書館人文庫本，頁十二。

註 六：據經典釋文卷一序錄：「徐整字文操，豫章人，吳太常卿」。

註 七：藝文類聚卷一引，亦見太平御覽卷二、馬融釋史卷一。

註 八：釋史卷一引，廣文書局。

註 九：茲據漢魏叢書本。釋史卷一，頁二引則無末十一字。

註 一〇：見列子天瑞篇，太平御覽卷二亦有記載，但各句分散。

註 一一：論衡謝短篇。

註 一二：太平御覽卷七十八。

註 一三：劉恕「通鑑外紀」云：「昔者天地未分，謂之太易，元氣始萌，謂之太初，氣形始端，謂之太始，形變有質，謂之太素，質形已具，謂之太極，亦曰渾沌。五氣通運，二靈體散，為天地之元，故離為清濁，清以陽發，故氣沖為天，濁以陰凝，故氣下為地，天地形別，謂之二儀，以人參之，謂之三才」，商務四部叢刊卷一頁六。

註 一四：夏曾佑：「中國古代史」，頁八、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五十七年台三版。案：夏氏此書初稱「最新中學歷史教科書」，第一冊出版於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。民國二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將該書加以句讀，改稱「中國古代史」作為大學叢書之一，重新出版，頗受學界注意。見周予同：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」，學林第四期，頁十三。

註 一五：後漢書南蠻傳云：「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，帝患其侵暴，而征伐不剋。乃訪募天下，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，購黃金千

鎰，邑萬家，又妻以少女。時帝有畜狗，其毛五采，名曰槃瓠。下令之後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，群臣怪而診之，乃吳將軍首也。帝大喜，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，又無封爵之道，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。女聞之，以為皇帝下令，不可違信，因請行。帝不得已，乃以女配槃瓠。槃瓠得女，負而走入南山，止石室中。所處險絕，人跡不至，經三年，生子十二人，六男六女。槃瓠死後，因自相夫妻。今長沙武陵蠻是也。」干寶「搜神記」所述大致相同，惟謂高辛氏征討的對象為「戎吳」，並多述槃瓠的來歷說：「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，得耳疾歷時。醫為挑治，出頂蟲，大如薤。婦人去後，置以瓠離，覆之以盤，俄爾頂蟲乃化為犬，其文五色，因名「盤瓠」，遂畜之。」見「搜神記」卷十四，頁一六八，里仁書局，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印行。本條亦見「藝文類聚」卷九四；「法苑珠林」卷九十一；「初學記」卷廿九、「太平御覽」卷七十八引。

註 一六：羅泌「路史」發揮二，「論槃瓠之妄」條，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，冊二，頁十九。

註 一七：太平御覽卷八七五引。

註 一八：搜神記卷十四，「盤瓠」條，里仁書局本，頁一六九。

註 一九：查後漢書各本紀，有關武陵蠻及叛亂及用兵之時間，計有：光武帝廿三年十二月、廿四年秋七月、廿五年春正月；章帝建初元年二月、冬十月、三年冬十二月、五年三月；和帝永元四年、五年冬十一月、六年冬十一月；安帝元初二年十二月、三年五月、秋七月；順帝永和二年春正月；桓帝元嘉元年秋七月、延熹三年冬十一月、五年冬十月、六年秋七月；靈帝中平三年冬十月。可以說終東漢之世，武陵蠻之叛亂與東漢之用兵，未嘗或止。

註 二〇：三國志孫權傳云：「（先主）至巫秭歸，使使誘導武陵蠻夷，假以印傳，許之封賞，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蜀」。

註 二一：後漢書卷七十八，應劭傳。

註 二二：范曄，宋書、南史皆有傳。

註 二三：Hirth: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, PP.3-4,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. 1908, Reprinted by Chi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, Taipei, 1970. 又，李甲孚：「傳說中的盤古氏」，東方雜誌復刊第三卷第九期，民國五十九年三月，亦以盤古氏傳說本質神話性質，為玄妙之言。

註 二四：楊寬「中國上古史導論」引，古史辨第七冊上編，頁一五七—一五八。

註 二五：見古史辨第七冊上編，頁一六〇—一六五。按郭璞山海經海內注云：「昔槃瓠殺戎王，高辛氏以美女妻之，不可以訓，乃浮會稽海中，得三百里封之，生男為狗，女為美人，是為狗封之國也」。

註 二六：呂思勉：「盤古考」，古史辨第七冊中編，頁十九—二十。

註 二七：顧頡剛、童書業：「三皇考」，古史辨第七冊中編，頁一五二—一五四。

- 註 二八：顧頡剛：「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」，古史辨第一冊中編，頁六十五。
- 註 二九：見何炳松：「中華民族起源的新神話」，東方雜誌廿六卷第二號，頁八十四。
- 註 三〇：屠孝實：「漢族西來說考證」，學藝二卷一期，民國九年四月。
- 註 三一：呂思勉前引文，古史辨第七冊中編，頁十五。
- 註 三二：例如孫子高在「評三皇考」一文中說：「盤古開闢說是印度的產物，隨從佛教輸入中國，印度古有金胎（金卵）化成說，可見盤古開闢說非由山海經的燭陰之故事塗附而成，多半由印度的金卵化成說蛻化以出。否則，盤古何以亦生於卵子耶？漢魏六朝印度思想萬斛狂瀾，傾灌中國，其携來之神話亦必甚多。：所以我說追求盤古之來源，不當求之中國古籍，而當遠溯於印度的文獻。」，圖書季刊三卷一、二期，頁四六—四七。台北學生書局影印。
- 註 三三：T.C. Werner, *Myths & Legends of China*. P.77, 80 台北敦煌書局，民國五十七年影印本（未註明初版時間及出版者）。
- 註 三四：一八九九年日人白河次郎、國府種德合著「支那文明史」，採拉克伯里之說，羅列巴比倫與中國文明及傳說相同者七十餘條，以證明中國文明源於西亞。此書於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由留日學生所組織的「東新譯社」譯成中文，改稱「中國文明發達史」，在中國學術界頗為流行。見周予同：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」，學林第四期，頁十五。
- 註 三五：見註二。
- 註 三六：劉師培：「中國歷史教科書」，頁一，寧南武氏排印本，民國廿五年。
- 註 三七：蔣智由：「中國人種考」，頁八十，據「上海警鐘日報一百十六號，論中國思想對外之變遷」一文，上海華通書局，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印行。
- 註 三八：章鴻釗：「三靈解」，頁七，民國七年排印本。
- 註 三九：說文月刊第十、十一期合刊。
- 註 四〇：聞一多：「伏羲考」云：「伏羲與槃瓠誠屬二系，然細加分析，兩者仍出同源」，「『槃瓠』與『包羲』字異而聲義同。在本初係一人為二民族共同之祖，同祖故同姓。：。」見「神話與詩」，頁六十一；台中藍燈文化公司印行。徐松石以為「盤古王就是伏羲氏」，見「日本民族的淵源」，香港東南亞研究所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再版。頁一六五。
- 註 四一：袁黃、王世貞著「綱鑑合編」卷一、三皇紀，以「盤古氏即渾沌氏」，新興書局影印本。
- 註 四二：玄珠：「中國神話研究」，頁八十一—八十一，台北新陸書局印行。
- 註 四三：徐中舒：「陳侯四器考釋」，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。據路史發揮二云，槃瓠之說首見於東漢應劭之風俗通。
- 註 四四：袁軻：「中國神話」，頁九—十一，台北里仁書局印行。

- 註 四五：全右，頁四十五。
- 註 四六：顧頡剛：「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」，古史辨第一冊中編，頁五十九。
- 註 四七：古史辨第七冊中編，頁一五五。
- 註 四八：司馬貞：「三皇本紀」，藝文印書館殿版本史記附。
- 註 四九：司馬光：「稽古錄」，商務四部叢刊本，頁七。
- 註 五〇：劉恕：「資治通鑑外紀」，卷一，頁六，商務四部叢刊初編。
- 註 五一：蘇轍「古史」卷一，商務四庫珍本。
- 註 五二：路史前紀第一卷爲「初三皇紀」，即初天皇、初地皇、初人皇。
- 註 五三：胡宏「皇王大紀」卷一，三皇紀，商務四庫珍本，頁一。
- 註 五四：見註一。
- 註 五五：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，據明萬曆三十五年刊本影印。
- 註 五六：馬歡：「瀛涯勝覽」，錫蘭國條，廣文書局筆記三編。
- 註 五七：陳登原「國史舊聞」上冊，頁二引，台北大通書局影印。
- 註 五八：台北新興書局影印本，民國四十四年出版，見頁一一二。
- 註 五九：例如清梁紹壬「兩般秋雨盦隨筆」卷二云：始興縣南十三里，有鼻天子陵，重修始興縣志，斷爲盤古之墓，盤古始爲天子，追尊之也。」台北市景美區亦有「盤古廟」一座，據云係三百年前移民所建，該廟位於景文街口與木柵路交界處，規模不大，可借於民國七十一年十月間，因馬路拓寬，遭市府拆除。此廟如視爲三百年前先民之信仰一部分，則仍有保存之價值才是。
- 註 六〇：錢大昕：「十駕齋養新錄」卷十三，胡三峯皇王大紀條。
- 註 六一：崔述：「考信錄提要」，崔東壁遺書第一冊，頁卅一，河洛圖書出版社。
- 註 六二：馬驥「釋史」卷一。
- 註 六三：商務印書館印行。未註出版年月及所據版本。
- 註 六四：柳詒徵：「中國文化史」上冊，頁十四，正中書局。
- 註 六五：學衡第四十一期，頁十六。
- 註 六六：例如徐旭生「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」，科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增訂本；徐亮之「中國史前史話」、香港亞洲出版社，皆不把「盤古氏」列入古史傳說系統之內。
- 註 六七：杜佑「通典」卷一八七，邊防三，南蠻上，槃瓠種，頁九九七，新興書局影印。

註 六八：羅泌「路史」發揮二，論槃瓠之妄。

註 六九：劉錫蕃「嶺表記蠻」云：「自范蔚宗槃瓠之說出，而郭璞、張華、干寶、李延壽、梁載言、樂史之徒，各有著書，益復附會其詞，遂使功齊哥倫布之槃王，淪而為狗。由是中國數千年來之典籍，述僑族祖先者，莫不以其人為犬之後裔。瘦假而苗、僚、侗、僮諸族，亦皆以為槃瓠之後。連篇累牘，滿於書史。國人之妄言妄聽如此，學術之無進步，此亦為其最大之原因。」

註 七〇：如李甲孚氏「傳說中的盤古氏」一文，其副題即為：「兼論後漢書南蠻傳槃瓠說的無稽」，東方雜誌復刊第三卷第九期，頁五十一，民國五十九年。

註 七一：路史發揮二，注引黃閔武陵記云：「山半石室可容數萬人，中有石床，槃瓠行迹，今山窟前石獸石羊奇迹尤多，辰州圖經云：隍石窟如三間屋，一石狗形，蠻俗云：槃瓠之像：」，中華書局四部備要，卅二，頁十九。

註 七二：見該書卷一〇〇廣西四，卷一〇四廣東八。

註 七三：黎行：自條排來，群衆週刊第五卷第一期。岑家梧：「槃瓠傳說與僑畬的圖騰崇拜」一文轉引，責善半月刊第二卷第七期，頁六九六，民國三十年六月。

註 七四：鍾靜聞：「廣東峇仔山的猥民」，東方雜誌第廿五卷第六號，頁九十八。

註 七五：陳志良：「盤古的研究」，建設月刊三卷六期，岑家梧前引文轉引，責善半月刊二卷七期，頁六九八。

註 七六：龐新民：「廣西僑山調查雜記」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四本一分。

註 七七：史圖博(H. Stibel)、李化民：「景寧勒木山畬民調查記」上冊(中文本)第三頁。徐益棠：「浙江畬民研究導言」，金陵學報三卷二期，頁四三〇引。

註 七八：徐益棠：前引文，金陵學報三卷二期，頁四三一—四三二。

註 七九：何聯奎：「浙江畬民研究導言」，自印本。

註 八〇：沈作乾：「畬民調查記」，東方雜誌第廿一卷第七號。

註 八一：凌純聲：「畬民圖騰文化的研究」，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十六本，頁一六三引。

註 八二：岑家梧「槃瓠傳說與僑畬的圖騰崇拜」一文，綜合古籍及僑畬的槃瓠傳說，提出其結論云：「狗與女交而生其族，確是蠻人的圖騰神話，僑人畬人又因為確是南蠻的後代，所以他們把槃瓠的傳說一直保留下來。這種狗與人交而生其族的傳說，我們稱之為第一型的槃瓠傳說」見責善半月刊二卷七期，頁六九九。

註 八三：凌純聲前引文引，頁一二八。

註 八四：同右，頁一六九。

註 八五：同右，頁一六九—一七二。據凌氏研究，我國槃瓠圖騰民族的分佈，東起沿海的閩浙，中經粵湘桂滇，南至越南之東京北部

，西至緬甸之景東，而止於怒江東岸。

註 八六：岑家梧：「轉形期的圖騰文化」，食貨半月刊五卷六期。

註 八七：有關神農誕生的傳說，見春秋元命苞（釋史卷四引）、帝王世紀（太平御覽卷一三五引）、司馬貞補三皇本紀、羅泌路史後紀三、胡宏皇王大紀卷一等。

註 八八：伏羲女媧「蛇身人首」除了文獻記載的傳說之外，漢代武梁祠石刻伏羲女媧像、皆作「蛇身人首」；神農氏「人身牛首」見帝王世紀、司馬貞補三皇本紀、劉恕通鑑外紀等。

註 八九：許慎「五經異義」，又見春秋公羊傳。

註 九〇：崔述「補上古考信錄」卷之上，頁十八—十九，見崔東壁遺書，河洛圖書出版社。

（本文曾得民國七十二學年度國家科學會獎助，特此致謝）